

解曰觀爻旌曰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河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
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
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岐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
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
見而爲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
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惑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
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
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
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爲問而
楊子則以學泗而半溺爲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四

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
都子之問爲迂楊子之答爲僻也其以學泗爲喻者蓋學道
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
喪生不幾於學泗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
道之失以鬻渡爲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
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
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
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細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爲善所謂慎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三

女集四

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

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
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
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
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
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
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空適以害物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畜
女集四

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
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
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
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
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
徒以狀而見疎耳豈相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
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

始以小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蚊虻之嚼膚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早有知也卽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俊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四

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栝樹者其鄰父言枯栝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栝之不祥不必以欲爲薪而言也因請以爲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爲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邪

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爲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紛錯皆自吾心爲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培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卷四 女集四

頭抵樅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已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

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八 女集四

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於重道爲治者在於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卽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人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